

# 今夜星光燦爛

李德民

大紀元網上的一則新聞報導《紐約大停電，人們相互依賴超出想像》中有一段令人心動的一段對話：一個六歲小女孩對父親說：“今天紐約怎麼這麼多星星？”父親回答說：“不是的，星星一直都有，只是平常燈光太亮，我們看不到它們。”

這段對話開啟了我那塵封已久的記憶，兒時夏夜乘涼的一幕幕像電影一樣從記憶的深處陣陣地湧出，儘管已過去二三十年了，那段記憶卻還是如此刻骨銘心。

二三十年前，在中國大陸，那還不是一個家家戶戶有電視、電冰箱、電話的年代。夏季的晚上，夜幕尚未落下時，眾鄰居的竹床、竹椅已早早地擺放在屋外。等到大人們幹完家務活，歇息下來時，已是星河璀璨，繁星點點。這時，也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時光。蒼穹之下，大人們開始放鬆下來，數古論今。嫦娥奔月，月亮裏的桂花樹和搗藥的玉兔，唐僧去西天取經的九九八十一難，王母娘娘的蟠桃園裏那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果的蟠桃，齊天大聖孫悟空的七十二變，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，如來佛的法力。還有那一年一度的牛郎織女七夕會。

小小的我躺在竹床上，仰望著那深邃遙遠的星空，幻想著成為神仙在那滿天閃爍的星星



間漫遊，也去逛逛王母娘娘的蟠桃盛會。

如今，兒時的平房被一幢幢樓房取而代之，家家戶戶有了電視、空調和電扇，夏夜乘涼已成為記憶。奔波的生活已使得我們無暇顧及大自然給我們帶來的美景和啟示。在我們越來越享受科學技術的發展給我們帶來的舒適時，

我們也在不知不覺地被它捆住了手腳，對它越來越依賴。就像這次紐約和其它城市的大停電，如果持續兩天或三天，那將會是甚麼樣的一種情形。還有最近猖獗的計算機病毒。人的渺小和無能在此時暴露得一覽無遺。人植於自然的那條根彷彿在被越來越發達的科學技術連根拔起。我們失去的似乎比我們得

到的還多。

過去的時光已埋在我們的記憶中了。然而，今天發生的一切或許並不偶然，美國，加拿大的這次電力中斷，似乎是在提醒我們，離自然越來越遠的人其實也變得越來越脆弱，科學再發達，也永遠有覆蓋不周延的地方。人既然總會不得不面對自然，那麼我們就應該提醒自己對自然的感激和敬畏。雖然科學的發展無可逆轉，但盡量愛護自然，人才會在自然中合和萬世，頤養天年。

其實，最近在美國悄然興起的打坐和人們對自己身心的關注，以及一群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返本歸真的法輪功修煉者，或許已經在向人們昭示著：人依然有再見星光燦爛的時候。

## 生命沐浴在善的光明中

文/笑梅

認識傑森是在我來到這個實驗室不久。這個雜亂的實驗室歸一對夫妻管理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夫妻店兒。我是他們手下唯一的正式職員。傑森是在聯繫到醫生位置之前來這兒做一點科研，為作未來的名醫加教授打下基礎。

我的老板不太愛講話，無論你怎麼把工作做好，他對你的回報只是一個“OK”。如果他對你的工作稍不如意，可就不OK了。看到這一切，我暗暗告誡自己，遇到任何問題，都別忘了要用修煉人的標準要求自己。可是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並不那麼簡單。在業務上，這裏的工作並不難，對我來說得心應手。所以在本職工作之外，我還會盡力把雜亂的實驗室歸攏得井井有條。可是，對我的用心和義務付出，老板似乎並沒有看見，還總是把目光

放在對我的挑剔上。老板會挑，老板娘也會挑，更奇怪的是傑森也加進來挑。面對他們一次次莫名其妙的挑剔，我覺得我應該使自己的心加大容量，於是我儘量保持平靜的心態，更加努力做好工作，以便得到大家的認可。

一天，我正在做一個實驗，忙著往試管裏加試劑，傑森卻突然跑來，態度蠻橫地要我立即把剛送來的有機溶劑放進通風櫃，我無法間斷實驗，就說：“過一會兒。”可他卻對我沒有立即行動非常憤怒，竟大叫起來。我感到他很無禮，強忍著自己沒有動氣，但有力地回擊道：“請不要打擾我。”我的話似乎更觸怒了他。他一股怨氣沒處撒，不一會兒，他走過來，湊近我的臉，說了兩句難聽的話。我雖沒發火，但我感到我拿試管的手已經不穩了。

傑森為甚麼對我這樣？老板為甚麼對我這樣？難道是我工作做的不好嗎？絕不是！我除了做好自己的實驗外，實驗室的其他雜活我都主動在做，我幾乎在盡善盡美地做。然而卻事與願違。

又一次出現矛盾了，依然是和傑森，他依然是那樣囂張。我想，我是一個修煉人，但不等於是一個隨便被人欺負的人。我改變態度，嚴厲地對他說：“傑森，你應懂得如何尊重人，不要太自私。”他支吾著紅著臉低下了頭。事後，我與一位修煉的好友談起了此事，她卻這樣說，我覺著你這樣做，是沒有能夠用善的一面去對待，可能難以消除矛盾。

果然，沒過幾天，老板就對我變了臉。

我知道我該靜下心來深深查找了一下內心了，我竟發現，這一段時期已來，

我所謂的勤奮和付出，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表現自己的優秀，想得到老板的賞識和同事的認可，這是多麼不好的為私之心。修煉人是按照真善忍的標準來要求自己，做事不應是為了迎合別人的喜好，得到他人的表揚才這樣做。無論在何時何地，都應該踏踏實實地做一個完全為了別人的好人，在生活的一點一滴中去提高自己的心性。當我認識到了自己的問題，當我那顆為私之心放下了，我發現善開始充滿了我的心，我開始能包容自己週圍的一切，我的言行也自然而然地改變了。在那之後，無論面對甚麼問題我都再也生不出一絲怨恨。這時，我發覺傑森也變了。他不再來有意挑剔我，有時還會主動做一些公共的事。有一

次，他主動幫我配試劑，我非常感謝他。他說：“沒甚麼，你也幫我做很多事啊！”我感到，善的力量也在改變我週圍的環境。

轉眼一年過去了，傑森要去另一個地方做醫生了。那天，我把傑森送到樓下，他關切地對我說：“梅，你真是太好了，我真不知你是如何在這裏忍受的，他們（指老板夫妻）對人很無理。”我笑道：“沒甚麼，我想他們一定是不得已的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苦衷，我會儘量去體諒所有的人。”

望著這位美國小伙子的背影，我在心裏說：再見了，傑森！謝謝你讓我懂得了善的力量！

（摘自明慧網：<http://www.minghui.org>）

## 從我眼睛的經歷談起

王義恒（美國）

2001年，由於繁重的學習任務，特別是博士資格考試期間的突擊迎考，我的眼睛受到很大傷害。當時我只要看10分鐘的書，或上電腦10分鐘，就會感覺眼睛很疲勞，要是再看下去，眼睛就會發疼。這個時候只好暫停學習，到外面跑一圈，放鬆放鬆，這樣回來又可以看上10分鐘。

為此我去過德州醫療中心，它在美國算是很不錯的了。醫生給我眼底照相，那種滋味真是難受極了。他們用強閃光照射我的眼底，我感覺比太陽還亮，每閃一次，我的大腦都“嗡”的一下，有時身子都要震一下，就這樣一連拍了30多張。等拍完了，我的眼睛甚麼也看不見了，真是成了“睜眼瞎”。我對醫生說：“美國科技這麼先進，怎麼造出這麼殘酷的儀器折磨人呢？”醫生回答說：“這可是我們這裏能找到的最好的儀器了。”

檢查結果，醫生說：“從照片上看，你的眼底好像是有點問題，但我不能確定。這樣吧，我推薦你去看一位私人眼科醫生，他水平高，能看得更準。”

於是，我又去看了這位私人醫生。他也同樣給我眼底照相，我又經歷了一遍那種痛苦的折磨。最後，該醫生說：“看起來你的眼底可能是有點問題，但是現在病情還很輕，我甚麼也做不了。你先回去，等病情加重了再來，到時我用激光給你治療。”

到這時我才知道，現代醫學是治不了我的眼睛了。現代科學的發展，曾經是那樣地讓我嘆為觀止，可在我這小小的眼疾面前，卻是如此無奈。難道我所能作的就只是等待？讓病情進一步惡化？

不久我在校園看到一張傳單，是法輪功的免費學習班。我決定去參加。在學習班上看李老師講法的錄像，然後是學習五套功法，每天一套。就這樣，九天班上完後，我驚奇地發現，我的眼睛在不知不覺中可以看很長時間書了，也可以用電腦了，連續幾個小時也不累。就這樣，我的眼病好了，法輪大法的神奇讓我震撼，也讓我自此走上了修煉法輪大法的路。

（摘自慧圓網：<http://huiyuan.minghui.org>）

